

松花江上

大型系列文学丛书

贩牛

张恩儒 /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贩牛

张恩儒 / 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贩牛/张恩儒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7

(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153-0813-5

I. ①贩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12468 号

责任编辑: 程黛眉

装帧设计: 瞿中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21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8.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7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7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目 录

- 第一章 山外春风 /1
- 第二章 野女人要跑内蒙古草地 /8
- 第三章 这是她的命运 /21
- 第四章 她选狗蹦子做秘书 /29
- 第五章 担心未婚妻一去不归 /37
- 第六章 尚未启程,风声就已走漏 /46
- 第七章 村长与群众顶牛 /54
- 第八章 大草原让人心慌 /64
- 第九章 盗牛贼登场 /73
- 第十章 两个难缠的陌生人 /80
- 第十一章 是谁尿湿了老板娘的褥子 /88
- 第十二章 “她这是跟我挑战!” /96
- 第十三章 他俩恨透了蒙古老头子 /104
- 第十四章 牛角上的绿月亮 /112
- 第十五章 贼和狗 /119
- 第十六章 丢牛、落难、乞讨 /127
- 第十七章 女人去做牛贩子 /134
- 第十八章 小浪张进退两难 /141
- 第十九章 找不到月亮 /148
- 第二十章 狐仙登堂 /156
- 第二十一章 朋友的朋友是个贼 /165
- 第二十二章 雨夜多了两头牛 /172
- 第二十三章 夜行的军车 /181

第二十四章	一路青草一路花 /187
第二十五章	嫂子,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 /195
第二十六章	美丽的憧憬 /203
第二十七章	锣鼓响抢先进村 /210
第二十八章	夏夜河畔 /219
第二十九章	柳条通变闹市 /227
第三十章	月夜秘密分牛 /235
第三十一章	村长冒雨出征 /242
第三十二章	灭顶之灾 /250
第三十三章	死里逃生 /257
第三十四章	村长还要“公事公办” /266
第三十五章	于改秀骂街 /275
第三十六章	没有结局 /285
后记	/293

第一章 山外春风

初夏的山沟，微微有些凉意。细瘦的河水淙淙响着绕过山石，从沙石浅滩上漫过。山坡上的杂草正在往高了拔身，水蒿、黄蒿，开紫红色花朵的老牛锉都还有些嫩。细高个子的杨明录有些驼背，发黄的眼珠子眺望着眼前绿葱葱的山沟，不安分地在心里打着主意：山沟里夏天来得晚哪，苣荬菜嫩得还能吃呢，青草也拔出节来了，要是有几头牛，往沟塘里一放，就不用喂草料了，自己个吃去吧，一会儿就吃个肚皮溜溜圆哪！

杨明录是野鸭屯里最精明的人。早在吃公社饭那些年，他就是生产队会计的助手，每到秋收或结算时都少不下他。他时常扛着一杆能打起二百斤重量的大秤，秤钩子在肩膀后头悠悠荡荡，为各家分苞米，分大白菜、土豆、大萝卜。因此，人送外号杨秤钩子。山外农民发财致富的信息让他心跳加快，他在家跟老伴叨叨咕咕地说：“早在一九五四年共产党就提倡建设新农村，可是几十年过去了，村里除了修修路，搞搞卫生，把占道的猪圈、厕所、柴垛挪挪地方，也没别的变化，原因就是个字，穷。不让庄稼人富起来，哪有什么新农村。现在好了，拜年敢说恭喜发财了。”

他老伴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人，不屑地说：“你拉倒吧，说一句恭喜发财你就发财啦？”

“那当然发不了财，可只要允许我放开手脚去干，谁敢说我不行？”

他这些日子正盘算着养牛。马兰河从山里流出来，两岸青山、草地，有丰富的水源，有茂密的青草，养上一群牛，难道不能发财？

他去县里的牛马市场逛了一天，又到江南岸的邻县走了两天，终于嫌没有像样的好牲口，而且价钱太贵，就空着手返回来了。

在牲口市上得知内蒙古草地那边牲口便宜，品种好，到那儿买牲口你可以随便挑，愿意买啥样的就买啥样的。可是自己哪有工夫出门？路费

从哪里出？

正在想着，看到沟汊里有个女人，淡粉色的上衣在绿叶的掩映中若隐若现。都是当地的屯子人，他看见后脑勺都能认出来她是谁。

“大贞哪，还挖野菜呀？老蕨菜快伸巴掌了，不能吃了吧？”

那女子闪身从青枝绿叶中显现出来。她身子结实，成熟中透出女性的秀美。

“不是挖野菜，插空割点猪食菜。老杨大叔，这一趟出去怎么走这么多天？”

“瞎跑，啥事都没办成，白遛一趟腿！”

说着，他心里一动，不由仔细看了看她。她三十出头儿，团脸大眼睛，脸色黑红，手拿把镰刀，显示出一副能干女人的潇洒气概。他暗想，这可是个精明干练的女子，让她跑一趟内蒙古行不行？

想必是他看人家出了神吧，丁大贞爽快地问：“老杨大叔，你有事吧？”

杨明录这才挠了挠头皮，收敛回目光说：“没啥，嗨嗨，没啥！”

丁大贞弯下腰，继续割猪食菜去了。老杨晃了晃微微有些驼背的身子走了。

老杨小时候跟爷爷倒腾过山货、猪鬃、马尾、灰鼠皮，做过小买卖，小账算得灵，山民们说他会袖里囤金，眼睛毒，什么都瞒不过他。可是他这一辈子却从没想过发大财，只想让孩子大人有吃有穿，不饿着，不冻着，冬天把屋子烧得暖和些，过年的时候多吃几顿饺子，如此而已。是山外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吹活了他的心，他开始捉摸起赚钱的路来了。连祖父当年做小买卖，杀猪、跑山行，收购马溜子皮的事都想起来了。可是目前，还是养牛最把握。

回到屯里，他站在霍福祥新盖的红砖房前。这栋房子紧挨着街道，没有院子。他打量着屋里有没有人。房内静悄悄的，不像有人，铁寡妇死前托付给老霍的三个孩子老大霍铁强参军走了，老二和小妹妹都没在屋里。

老杨从老霍的房前绕到房后。房后的脱坯坑子是霍福祥鱼塘的亲鱼池，他知道里面的大鲤鱼，大白鲢至少有上万斤，然而水面平静，波澜不兴，一副安于现状的老样子。他沿着土堤向北走，土堤两侧一面是缺水的马兰河，一条清亮的细流在开阔的河滩中间安静地流淌着；另一面是霍福

样的鱼塘，蓄水量不小。由于对面青山的映衬，这一大片水面已改变了春天的瓦蓝色，被山坡上的白桦林和高处的杂树林染成了嫩草一般的碧绿。水面闪烁着亮晶晶的波纹，不时有巴掌大的鱼跳出来又落回去，恍若跟老杨的心一样不想过安分平静的日子了。老杨看见霍福祥在远处的对岸忙着什么，那里有几个孩子钓鱼，竹竿一起一落，甚为悠闲。老杨向土堤的前方走了约有一里地，这里距对岸稍近些，站下，两手拢着口大声招呼：

“老霍大兄弟，你过来，我有话说！”

喊声在山间和水面上回荡，发出在平原上不可能听见的回声，假如你闲暇无事，心情又好，会感到这声音也是绿色的，甚至会生长出来连续的余音。老霍平时不声不响，给人的印象就是个受气包的样子。他没回答，仿佛没听见。但是却登上了水边的小舢舨，两只桨仿若水鸟的翅膀，张开落下扰动着水面向这岸划了过来，不一会儿来到了岸边。这大泡子还没有大量出鱼，除了用旋网打过几网吃个新鲜，从没使用过大拉网。因此岸边长着菖蒲，还有开着一串串粉红色小花的蓼吊子。老霍的小船抵倒了绿色利剑似的蒲草停下来，他下船扳着桨桩把小舢舨向岸上提了提，让船底擦着泥地停得更牢靠些。然后转身向老杨走来，老杨也下了土堤奔他走去。

老霍看见老杨兴奋得眼睛亮闪闪的，驼背弯腰凑到自己跟前，便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：“碰见什么好事了，这么高兴？”

老杨抹了抹嘴巴，先不说自己的事，反问他：“怎么还让外人钓鱼呀，该禁止钓鱼了。”

老霍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是河东的两个孩子，还有老阚头儿的二小子，钓不了多少，十斤八斤哪不是了，让他们玩儿吧。”

老杨摇头：“一天十斤八斤，架不住天长日久啊……”

“都是上学的，不可能天天来。大哥，有事吗？”

老杨的眼睛又闪射出亮光，问道：“老霍大兄弟，你想不想买头牛？”

老霍抬起头看了看他说：“没想过，我得攒几年钱留着给老大娶媳妇！”

“嗨呀，你这个糊涂虫，你的渔场干了还不到一年，起码也得三年后才能见到钱，这三年光靠你种地，卖粮、卖土豆子啥年月才能攒够了娶儿媳

妇的钱？泡子沿上有的是草，养牛又不耽误养鱼，等大小子铁强退伍回来，还愁说媳妇的钱嘛！”

说着，他把自己的计划亮了出来，说得头头是道。办事优柔寡断的老霍暂时相信了。说：“你呀，老杨大哥，计划倒是不错，可过几年再来个牛马入社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这你不用担心，”老杨一拍大腿，发黄的大眼珠子睁得溜明瓦亮：“共产党从前的农业政策吃了苦头才换来的新政策，哪能说变就变呢！再说了，我们养的是菜牛，杀牛卖肉，到时候真要有那一天，我一刀一个，把牛脑袋全都抹下来，看他谁要掉了脑袋的牛入社！”

老杨瞪大的眼珠子透出威严，唾沫星子飞溅，像是真有那么大的决心要抹牛脖子。老霍看到他这副认真的样子，不由好笑，说：“好吧，我去信跟铁强商量商量，养牛倒也不错，可是，你说要到内蒙古去买牛，那么远的路程，谁能去得了？路费谁出？”

老杨胸有成竹地说：“路费嘛，我想好了，这事一家两家办不行，咱们多找几家，一下子赶回来十几头二十几头牛，路费大伙均摊，怎么样？”

老霍理解了老杨哥的意图，原来他早就想好了，他盯盯地看着他，这才认真地思忖起来：“行倒是行，可除了你亲自去跑，恐怕……”

“恐怕什么？”

“咱们屯儿哪有那样精明的人哪？”

“精明的人倒不缺，于嘎牙子不精明？锣鼓响不精明？”

老霍当即反对：“不行，不行，这两个人不可靠，我可不敢给他们拿钱！”

“对呀，不能用他们。”

“那就只有你了。”

“不，我家里眼下脱不开身。我倒想好了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丁大贞。”

老霍听说是丁大贞，连连摇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她不能去，你搬不动她！”

“我觉着她行！”

霍福祥还是摇头：“行是行，可是你不能去找她。人家守了好几年寡，

找个对象又摊事进了监狱，这刚刚宣布无罪释放出来，正操办结婚，怎么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让人家出远门儿呢？拉倒吧，不行不行！”

他一连说了好几个“不行”。老杨说：“去跑一趟顶多一个月就回来了，结婚都拖了三四年了，也不差这一个月。”

老霍犹豫了一下，信心不足地说：“你试试吧，怕说不动她，就算她同意了，那陈克信也未必同意。”

“只要她同意，陈克信肯定听她的。”

老杨似乎很有把握，又跟老霍说了几句话，就回屯找丁大贞去了。

丁大贞为了操办与陈克信结婚的事，决定卖掉圈里的大肥猪，再抓两头小猪喂到年底。她跟陈克信说：“猪饲料不成问题，除了多割些野菜，到秋天管它倭瓜蛋子，土豆儿嘎，白菜帮子，萝卜缨子，多划拉些，再加上苞米糠什么的，啥都不用花钱买。咱两家合到一起，四个老人虽然不能干地里的活儿，煮猪食喂猪总还行吧！”

没过门的两口子计划得挺好的。陈克信捆了猪，搭林场过路的卡车去了乡里，打算把猪卖给杀猪卖肉的张老二。

丁大贞正在家里给老人洗衣裳。老杨来了。

他进屋打了声招呼就问：“克信呢？”

丁大贞说：“上公社卖猪去了，下晌捎回来口信说今天回不来了，烧香的正赶上佛爷掉腚，张老二病了。”

老杨说：“真不巧，他啥时候回来？”

“最快也得明天下晌，他找人宰了猪，自己卖肉呢。有事吗，老杨叔？”

老杨自己捞过小板凳，坐下说：“我想找你们俩商量个事，咱屯不少人家张罗买牛，这事没人挑头儿也不行……”

不等他说完，快言快语的丁大贞就高兴地说：“哎呀，这是好事，我和克信也想买头奶牛呢，老杨大叔，你可别忘了我呀！”

“别急，你听我说嘛，”老杨听说她也要买牛，心里很得意，眼睛里露出乞求的光芒说，“内蒙古那么远，我犯愁的是没有人跑腿！”

“你自己跑呗，又不是没出过门！”

“我家里事多，眼下脱不开身。”

“那就在屯里找一个人吧！”

老杨心里有数，只要她也想买牛，就十有八九了。他决心一步一步地说服她：“我想找的人就是你，你可别说不干哪！”

丁大贞放下手里的活儿，扎煞着两只手甩了甩水。闪动着一双出神的大眼睛，半晌才摇了摇头说：“老杨叔，你也知道，我现在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俩就要办喜事，拖延一个月行不行？”

大贞很为难，以商量的口吻问：“就找不到别人了？”

老杨说：“要找嘛，当然有人愿意去。”

“那就叫愿意去的人去呗。”

老杨故作侃快地说：“那好，我去找于嘎牙子！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”大贞直劲摇头，“没人会拿钱给他带走！”

老杨心里发笑，进一步说：“他不行，那么就请骆功祥出去一趟吧！”

丁大贞咯咯咯地笑了起来：“老杨叔，你是开玩笑吧，除了于嘎牙子就是锣鼓响，难道就没有别人？”

“有呀，那就是你啦！”

大贞专注地看了看老杨：“老杨叔，你这么看重我？”

“那当然，你要是当个妇女干部，不比老王太太、徐丽双她们强多了？”

丁大贞是个争强好胜的女子，热情，能干，当个农村妇女干部绝对够材料，只是没有条件和机遇。听到老杨叔这样说，心里不由升起一股跃跃欲试的热乎劲儿。但她克制着，笑笑说：“老杨叔，别给我戴高帽啦，我可比不上她们！”说到这儿，她有些黯然，降低嗓音又说，“你看我这个家，哪有施展的余地呀！”

老杨说：“你的情况我都想过了，我有办法安排人照顾你家四个老人，就请你跑一趟内蒙古草地吧！”

丁大贞沉思片刻，头脑里出现一个人，说：“老杨叔，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！”

老杨说：“你说吧，我听听是谁。”

丁大贞说：“我想起一个人来，保证行！”

“说嘛，到底是谁呀？”

“我推荐玉凤婶，她利手利脚，身体好，人又精明又有人缘，把钱交给她就是带到天边去人们也放心！”

“你说的这个人我早就想到了，不错，她最合适。不过早在我去邻县之前就动员过她，倒没说去内蒙古大草原，我想请她去吉林、辽宁跑一跑，她一口回绝，说啥也不干。”

“咱们一起去动员她，给她上初中的女儿安排好吃饭住宿问题，她不一定不干。”

老杨失望地摇头说：“不行，她态度坚决、强硬，我说不动她。”

“什么原因，什么理由不干啊？”

“她说这件事办成了就是往老秦脸上贴金，帮他立功受奖，今后不管是变相还是直接为老秦添彩的事她一律不干！”

“她，”丁大贞恍惚想起来了，“这么说她记仇啦？”

“至少是怨恨吧，也是，文化大革命老秦不够意思，下手太狠了。”

“你没说这不是为老秦，是为村里大家的事。”

“我说了，她表示支持，而且她自己也想买一头奶牛，但是要她亲自出面去奔波，她坚决不干。”

“这么说，真的不好办啦？”

“别打她的主意啦，还是你去吧！”

丁大贞不再言语，犹豫着，思忖着，下不了决心。

老杨暗想，不吱声就是有心思答应。他表面上退一步，实际是将一军，说：“等明天克信回来你们商量商量，他要是不同意这事就难办了。我等着听信儿，好不？”

丁大贞前夫在世的时候她就是说一不二，现在更不愿意让人以为陈克信可以当她的家。此刻，一股豪情占据了她的内心，她态度变得十分坚决，快马加鞭地说：“好吧，用不着跟他商量，我去！”

老杨叔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他拔起腰板，伸直了驼背，赞赏地说：“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就这么定了。”

第二章 野女人要跑内蒙古草地

野鸭屯在小兴安岭山区可说是个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。

早年,它不过是几户贫困农民的地窝棚,被日本人纵火烧毁过多次。只因为山沟里有十几垧好地,人们一次又一次在这里恢复搭建地窝棚。土改后,农民分到了从地主、富农,甚至中农家得来的浮财,在惊喜之余,发现还得回到祖先们的奋斗路程上去——向土地索取。再加上新的民主政府提倡发展生产,发家致富,这里的地窝棚又升起了炊烟。此后三四十年的光景,逐渐形成了一个百来户人家的村落,土地面积也扩大了。

经过大跃进,人民公社,与人们最初的意愿相反,日子是越过越穷困了。有一年,平均工分按劳动日值算竟要倒找四分钱。就是说,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活,不但没有收入,还要倒搭上四分钱。生产队的账户上除了欠款,分文没有。为了应付县里宣传队的演出,饲养员霍福祥在两匹瘦马的尾巴上剪上几剪子,拿着一络马尾,去供销社换来一瓶灯油。

土地承包后,山外人发财的信息不断传入这个穷山沟里来。人们忍不住了,有的张罗买奶牛,说是一头奶牛一年产的奶就能买回来两头黄牛;有的要买肉牛,说是城里人可爱吃牛肉了,牛肉价钱疯涨啊!母牛下母牛,三年五个头,几年就是一群牛,还能不发起来!大家议论是议论,可真正行动起来的第一个人只有杨秤钩子。

老杨的行动还没有安排好,就惊动了村委会主任秦开泰,这位从前的大队长动心了。觉得山村养牛倒是个挺好的致富门路,且不说奶牛还是肉牛,在目前机械化不足的情况下,就是种地也离不开牛嘛!多少年来的工作经历告诉他,村里的一切工作都应抓在自己的手里,要有组织地进行,不可以让大家自发地乱来。他当即决定把买牛的工作纳入村委会的日程。可是,他不同意让丁大贞带走群众集资的钱。女人怎么能去那内

蒙古大草地？要去，也得找个男人，可男人都是拉家带口的，谁又愿意去？

人选不请自来了。来人名叫骆功祥，外号锣鼓响。他主动来找村长请缨，情愿去跑内蒙古草地。他瘦高个子，小分头，团脸，齐下颏，大眼珠子黄澄澄的。他原是外村人，因说话不谨慎，“文革”时信口冒出来一句对伟人不敬的话，被打成反革命，大会批小会斗，忍受不了啦，趁民兵看守的疏忽，逃到了内蒙古草地，躲藏一年多。后来被来到草地的知识青年识破抓了起来，当成逃亡反革命判了刑。“文革”后宣布无罪释放，他说什么也不在原来的村子居住了，搬到了相距不太远的野鸭屯来。到了新的居住地，他的脾气改了不少，最明显的是他不再动不动就给干部提意见了，他决心跟村干部靠得近些，不管老秦办什么事，说什么话，他都表示全力支持。

一进村委会办公室，他眼珠子滴溜溜地先四下看了看，对秦村长龇牙一笑：“村长，听说你想找人去内蒙买牛，这是个英明决策，我举双手拥护，内蒙那地方我熟悉，我就是在那儿被错当成逃亡反革命抓起来的，这你都知道。把任务交给我吧，怎么样？”

大老秦最初对此人的印象并不好，可这小子溜须拍马不露相，谁都喜欢顺毛摩挲，日子长了他渐渐改变了看法。觉得这个人热情、听话，跑前跑后的好支使，虽然有些自私，小气，可人无完人，眼下正是用人之际，没有挑选余地，就大胆地启用他，考验他一次嘛。

秦开泰酱块子脑袋，大长脸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眼睛渐渐透出了笑意，腮帮子提了上去，长脸稍微变得短了些。锣鼓响早已品透了野鸭屯这位一号头行人的脾气，他对什么不满意就拉长了脸，现在他的表情说明他对我老骆有了好感。

老秦满意地摩挲着自己寸把长的小平头说：“你听谁说的村委会要买牛？”

老骆得意地一笑，挺了挺腰板说：“有人正在准备钱呢，我咋能不知道，再说啦，体会领导意图，为党分心是社员的责任嘛，嘻嘻！”

这小子说着肉麻的话一点也不脸红。人民公社已不存在，他却觉着在领导面前称自家为社员很适当，就像说书讲古的说到老百姓见到青天大老爷自称小民一样。

老秦这个当了多年大队长、支部书记的老党员老干部遇事从来都是

当机立断，说一不二，独断专行。他毫不犹豫，当即拍板说：“好吧，就是你了！”

经多见广的锣鼓响不是一般人，他早看出了这件事中的利润不小，可他还要扩大自己的收入。眼珠子一转，趁机提出了条件：“村长这么信任我，我骆功祥不是没有人心的，我保证尽心尽力。但是……”他讨好地嘿嘿一笑，又说：“长途买牛，运牛可不是容易的事，要担风险，请村长谅解，我想丑话还是说在前头为好……”

说到这儿，他不往下说了。

老秦说：“好吧，有什么要求，你都说出来。”

骆功祥讨好地笑着，瞅着村长的脸色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每天，工资二十元不算多吧？路费、运费、草料费等费用打入成本，总可以吧？还有，途中如有牲畜死亡，不论病伤或走失，一律打入成本，就这三条，行吗？”

秦村长听了心里挺不高兴，过去他一呼百诺，没有人敢跟他讨价还价，现在真是时代不同了，连骆功祥都敢跟我来这一套。妈的，这小子精明透顶，横草不过，心劲不在杨秤钩子以下，可他俩心术差不多，杨明录对我阳奉阴违，还不如这个锣鼓响有话说在明处。他暗暗推敲他这三个条件，问道：“饭费在不在工资里？”

“当然在！”老骆挺直腰杆说。他担心要价太高，把秦村长要恼了，才压抑自己的贪欲，同时心里还有另一本账：路上吃的可以省着点花钱，到了草原可就不要我花钱了，回来也好办，蒙古人实在，好交朋友，何况还有老熟人，送给我的牛羊肉，煮熟了放上盐，吃到家没问题。

秦开泰琢磨着他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没问题，可这第三条嘛，他觉得问题不少，暗藏玄机，不能接受。

“走失，走失……”他连续念了两句走失，眼睛盯着锣鼓响说，“买牛，运牛，是你的责任，你好意思让它走失吗？这个条件是不是不提？”

锣鼓响似乎也觉着这一条过分了，说：“也好，我听村长的，那就不提。”

老秦又说：“这伤亡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嗨！”老骆张扬地说，“千里迢迢，火车，汽车，磕磕碰碰的，大草原上的牛嘛，都松散惯了，跑的、闹的、顶架的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！”

“不行，”老秦断然地摇头，“这是管理问题，也是你的责任嘛！”

老骆自知理由不充分，诺诺点头。

“还有，这生病问题……”老秦疑问地看着锣鼓响。

骆功祥赶紧接住说：“村长，村长，这一条可得保留，病死可不能算我的呀！”

“你干啥要买病牛？”老秦的脸渐渐拉长。

“不，不是我要买病牛，”老骆急忙解释，“万一途中有得病的……”

“你找兽医治嘛！”

“万一治不好呢？”

“治不好，拿回兽医的证明来。”

“哎呀！我的秦大队长，老支书啊！”锣鼓响差点没蹦起来，像打锣似的大声说，“要是走在荒村野店出了事，你可叫我咋办？”

“办法你自己想，就这样定了，同不同意？”

骆功祥转了一会儿眼珠子，不太情愿地摩挲一把本该长胡子却没有胡子的嘴巴，说：“那，那，那好吧，我豁出来了，听村长的话就是听党的话，我没意见了。”

“原则上，我批准你了，不过，现在是改革开放年代，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，咱们要开个村民大会，讨论通过！”

老秦摆出当年他当大队长时的风度，最后说了一句。

老秦这样处理，有他自己的打算。首先，他的确是想发扬民主，不再像改革前那样一言堂；其次，他预料到这件事可能取得相当大的效果，让大家讨论就是做宣传工作，将来事情办成了，谁都知道这是我秦开泰主持办的，这就是政绩，就是选票，就是上级的赞赏。

一如既往，村民大会在从前的大队部召开。这是三间草泥拉合房，把一头的一间是村委会办公室，其余的两间是村里开会的会场，有时也作为红白喜事的宴会厅。为了开得隆重些，老秦吩咐邢会计用红纸写了一行不大不小的字“兴山村改革开放大养其牛动员大会”，郑重其事地挂在土墙上。外号狗蹦子的程卫星走进会场，看见这条横额撇了撇嘴，暗笑这又是大老秦的主意，他平时用惯了文件上的语言，永远也改不了。不错，早年曾经提倡“大养其猪”，可那时人都在吃糠咽菜，拿什么养猪。这回又

“大养其牛”，养牛就养牛得了，还“大养其牛”，谁知道“其牛”是什么牛，不识字的人光听人说还以为是“骑牛”呢。已经来了一些人，程卫星在靠门近的地方坐下，他觉着这个会与自己没关系，我又不想养牛，听一会儿就“拔脚木”。“拔脚木”来自俄语，是“走”的意思。早年中俄两国人民来往较多，语言自然相互有所影响，在黑龙江人的语言中，动不动就夹进来一两个俄语单词是常见的。

人虽然没到齐，却也来了不少。老秦从办公室的门里出来，心里兴致勃勃脸上却不露声色。扫了一眼来到会场的人，发现他想要的人都来了，便漫不经心地在邢会计给他设好的椅子上坐下。老杨自称是半拉木匠，办公室里几把没刷油漆的椅子都是他打造的，笨重结实，上去几个人叠罗汉都架得住。老秦示意开会，会计邢茂林站起来压住会场里的嗡嗡声大声说：“大家静一静，静一静！”他一连说了好几遍。人们才静了下来。邢会计宣布说：“现在开会，请村委会主任讲话！”

这虽然是个小屯子的村民会，参加会的不过几十人，一切都照搬乡里和县里的开会模式。老秦站起来，派头十足，以全体村民主心骨的风度说：“村民们，党团员同志们，我们兴山村在党的领导下，贯彻省、市、县、乡党委的指示精神，改革开放的形势一片大好，是的，是大好，不是小好……”

他不厌其烦信嘴说了一大篇惯用的套话。人们习惯了他这一套，带听不听的。有的交头接耳，发出嗡嗡声，老秦也习惯了。他一口气把他的套话说完，开始进入正题，说起了“大养其牛”的意义和好处，号召村民多养牛，养好牛。接着他宣布村委会的决定，要帮助大家去内蒙古买牛，党和村委会决定让骆功祥同志担此重任。老骆同志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但他忠于党，为大家办事的热情高，足可信任……

老秦为骆功祥说了不少好话，真心实意地抬举这位主动请缨的人。可村民们特别是想买牛的人却信不过他，偷偷撇嘴，挤咕眼睛。老秦不是不知道大家对此人不放心，可他对他平时百依百顺跑前跑后产生了好感，此刻他要以自己的威信说服大家，他深信野鸭屯的人还是听党的话的。说完了，他让大家讨论，实际是让买牛户发言表态。

然而，没有一个人发言。烟袋锅子嗞啦嗞啦地响，幸亏这是夏天，前